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第十六回 弄戲法暗調佳麗 降甘霖眾感巫師

話說本慧四個瞞著師父進城，鬧熱去處使弄戲法，騙人錢鈔。一時傳到左公子耳內，叫家僕尋一樓閣，卻好本慧們弄法。公子登樓看見，誇妙道奇，歸家說與妻妾，都來登樓觀看。其中卻有兩個美妾，一個喚做天香，一個喚做國色。他兩個偏好賣嬌妝俏，占眾妾之前，露出頭面出那高樓之外。這本慧、本定二人，卻是在花柳店被歌婦引惹過的心腸，一時見了，把持不住，就動了邪心，放蕩禮法之外，不記修行此中。他兩個手裡弄法，眼裡瞥樓，乃對巫師二人說道：「泥丸子膏藥，師兒們既賣不得，又忿忿不平我二人弄法。我如今把這變桃撮桶的法兒，料你俱會，且讓你做出騙錢，我二人卻把你丸子膏藥到城外賣去。」巫師、新園不知他二人卸擔子與他，便答道：「好情，好情。」把丸子膏藥交付與本慧二人。二人接了丸子膏藥，哪裡城外去賣，走到樓前，便一個隱身法，他便見人，人卻不見他。走進大門，直奔樓上。見兩妾一貌如花，花不如貌。他二人飽看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徒看何用？不如耍她二人，回去房櫳裡再作計較。」乃取兩丸泥丸，變做兩個磕睡蟲兒，飛入二妾鼻孔，兩個即盹睡起來，便回衙去了。本慧、本定仍仗著隱身法，直跟入臥房。兩妾是公子寵愛的，見他盹睡歸衙，隨跟入臥內。本慧二人只得隱身等候，怎敢戲弄！他為甚不敢戲弄？豈無幻法算公子？只因同伴的能中有能，恐又被巫師們忌妒，知道了，又來算他，只這一個心腸，也是二妾不該點染。卻好本智在梵志面前忽然想起四個人，終日外游，做的何事。乃向師父說道：「本慧四人瞞師外游，聞知弄法騙錢，萬一惹出事來，與師不便。徒弟去探訪看來。」梵志道：「正是，你去看來。」本智得出園門，進入城內，四處探訪，只見巫師與新園在熱鬧街市賣桃撮桶，賺哄人錢。卻不見本慧、本定二人。他一壁廂怪巫師弄法，一壁廂找尋慧定二人。找尋不見，只得見了巫師，盤問詳情。賽新園道：「我們作法，對面樓上有美貌婦女觀看，本慧二人眼不住的臉看，莫不是動了春心，去弄巧術？」本智道：「這二人日前曾在花柳村店，若非我看破，幾乎壞了門風。我與你到那美婦處探個消息。」當下巫師收了戲法，同本智、新園到得樓前，找問誰家婦女。有人說是公子衙內。本智與巫師計議：「門第深邃，如何尋訪？」乃作起隱身法，逕入內宅。會法的便看見本慧二人，在臥房伺候公子動身。公子坐久不出，他兩個將膏藥變做兩個大蝴蝶，飛到房內，又飛出房外。那公子見蝶，心裡喜愛，出房來看。蝴蝶飛飛引引，直出堂外。公子跟隨出堂。他二人正要假變公子調弄美妾，卻未防巫師。巫師把臉一抹，變出公子的正妻，帶著丫環進房來。本定見了，卻是巫師假變，大家一笑，即現出本像。這驚得兩婦大叫起來：「有賊！」只見房外走了幾個家婢來，慌得本智、本慧、本定三人忙使隱身法，往外走了。只丟下賽新園，被婢妾們拿住。新園如何被捉？只因笑不休，便隱不著。眾婢扯扯到公子處，問他來歷，新園乃招出是梵志的徒弟，只因做戲法，誤入衙內。公子聽得是梵志徒弟，不便處治，乃帶到園中。本智此時已回園與本慧三人方便，瞞過梵師。只有新園被公子帶到園中。他想有何面目見師父，把身一抖，騰空一路煙飛星馳去了。公子見沒有對證，不如不言，只得飲忍氣回衙。後有誇眾道徒弄法虛幻真乃妙術七言八句：道有法兮真玄幻，人有靈兮神萬變。

化羊跨鶴太史慈，籠鵝吐婦稱陽羨。  
長房騎竹化條龍，隱娘神劍飛雙燕。  
莊周夢蝶莫言虛，雙覺化履人曾見。

按下梵志與徒弟在園中，只候左相一會，也知眾徒生事，賽新園逃走，進退正在無計。卻遇著東印度天氣亢旱，人民望雨。一日，國王坐殿，執事官奏王，國中無雨。王問：「無雨當作何事？」左相奏道：「當竭誠祈禱。」王曰：「祈禱上在予，下在各臣修省。」左相奏道：「我王固要修省，還須著令僧道祈禱。」執事官道：「近日國中僧道有道行的少，往年旱澇，畢竟是我王虔誠，祈求得雨。」王曰：「一面予自修省，一面出令，不拘遠近僧道，會祈禱的，令來求雨。」當下執事官朝散，寫一張榜文，令有遠近不論僧道，能祈求雨澤的，准來祈禱。榜文張掛，卻好巫師見了，到園與梵師說知。梵志大喜道：「大頭腦檀越，可相會也。」乃令巫師揭下榜文，傳入王內，執事官乃喚巫師，問其來歷，合用壇場器物。巫師道：「俱各不用，只求我王，誠心朝天叩拜，焚一炷香，大雨隨到。」執事官聽得說道：「往日祈禱雨澤，僧人道士設壇行法，這個道人如何俱不用？」一時傳到國城內外，都來看道人祈雨。公子卻也到園中，看梵志師徒如何祈禱。只見巫師手執楊枝，口裡念著經咒，從園門出去，遍走國城裡外街坊，頃刻雲霧蔽日，大雨淋漓。那雨隨著巫師大下一日一夜。人民哪個不稱好道人。國王大喜。因此，公子在左相面前舉薦道：「趙一品薦來道家，果是道行不凡。」左相聽說，乃到園中相會梵志，請到衙內，大設齋供款待。因講些修煉丹汞工夫，說些保和性命的道理。原來這梵志是個旁門外道，口能講得天花亂墜，哪裡有半分道行，專靠著些障眼幻法，引動到處人心。這左相只聽得他講的合道，遂留他衙內，終日談論。後有譏外道惑人五言四句。詩曰：

道原不可道，講論何所稽。  
只因愚不悟，多被外旁欺。

按下梵志在左相衙終日談論內外事理不提。且說海島玄隱道士丹鼎已成，將證真仙，偶出洞門觀看，見白鶴形孤，青鸞影絕，乃想起道童久逃在外，心裡卻也知他誤入旁門，乃又憐他邪迷歸路。把慧眼一觀，歎道：「這劣徒，原來在東印度國。我若不度他回島，豈不叫他入了邪宗？」乃將仙丹一粒，先度了白鶴，只見白鶴得丹，抖一抖羽毛，一翅直入雲端，頃刻把青鸞引歸。玄隱正欲跨鶴來尋道童，只見毫光朗耀，一個童子從蓬萊仙境處來，坐於鬆蔭之下。玄隱道士看那童子，年紀不過十六七歲，頭挽著個小髻兒，身穿件百衲衣，項上掛一串纓絡，只疑是道童歸來，近前卻不是。乃問：「童子，何方來的？」童子便答道：「何方來的。」玄隱把慧眼一看，隨稽首道：「童子往何方去？」童子便答道：「往何方去。」玄隱也不問，卻把青鸞喚過來，道：「童子，我小道知你東方去，順便青鸞奉騎。只是一事敢求。小徒弟道童得度，乞他回島，料童子慈悲，定然不拒。」童子只聽了一聲「慈悲」二字，也不問，也不辭，跨上青鸞，向東而去。玄隱依舊洞中高臥。

這童子跨鸞直到東印度國中，遊行問裡，乞化齋供，昂昂氣象，不同塵俗，行路如飛。人問他姓名，答道：「與汝同姓。」人問他：「你行何急。」答道：「你行何慢。」人見他語言隨口而答，必要問他名姓。童子道：「何必苦苦詢名問姓？只我這纓絡，便是名姓。」人遂稱叫做「纓絡童子」。一日，梵志同著本智閒遊城中，童子見了本智，笑道：「這道童迷癡在腹，怎怪他志卻舊境？」乃將手把本智腦後一打，說道：「玄隱道士尋汝。」本智聽了，陡然喚醒，道：「呀！我如何忘卻海島，只管浪遊在此？」也不問童子來歷，把眼望空一看，只見一隻青鸞從天飛下，本智即跨上青鸞，飛騰霄漢，望海島而去。梵志見本智跨鸞飛去，知是日前光景，隨手路旁取樹葉化鸞，叫本定變做本智，依舊去趕。哪知纓絡神通廣大，把手一指，那海洋即現出一座海島，也有一個本智，跨只青鸞。真假渾攪海島空中。本定眼看海島在前，越奔越遠。梵志見本定去久不回，心內疑惑，把幻法收來，只指望本定與假鸞飛回，哪知本定被假樹葉墜地，化作南柯一夢，脫胎換骨，又入了別姓人家去也。梵志見本定不回，悶悶不樂，回到左衙與巫師、本慧商議，說道：「新園走了，本智、本定無蹤，左相道心未見堅固，如今不如遠去名山，再作修行之計。」巫師道：「弟子祈了一場雨澤，功德及民，難道國王不加獎賞？」師徒正議，只見左相得出朝來，與梵志說：「國王要喚祈雨道人，想必有執事官來宣你。」梵志聽得，忖道：「除非這個施主，方才算大。」果然執事官到了左衙，傳國王令旨，著梵志進朝。

梵志領旨，次日換件道服，頭垂半發，進朝國王。王見梵志，狀貌卻也昂揚，舉止卻也端莊。乃問道：「汝出家幾載？」梵志奏道：「貧道出家五十載。」王曰：「汝年歲多少？」梵志答道：「貧道八十春秋。」王曰：「觀汝面貌，不過四五十歲，乃云八十，以何修如此？」梵志答道：「貧道性命雙修。」王曰：「修性何如？」梵志答道：「天如賦，使常醒。」王曰：「修命如何？」梵志答道：「人所稟，使常保。」王曰：「汝當傳予雙修之術，予試學習。」梵志答道：「貧道欲傳不能傳，我王雖學不能

學。」王曰：「何為不能傳，不能學？」梵志答道：「貧道所修，即父不能傳之子，子不能學之父。道家說得好：『萬兩黃金買不得，十字街頭送於人。』」

王聽了梵志之言，乃笑道：「予不能解，汝還有他道麼？」梵志答道：「貧道有三千八百種道，惟王意取。」左相在旁奏道：「王欲學道，不當空言，必須以師禮相待，然後道可授受。」王聽左相之言，即令執事官，擇日設壇郊外，拜梵志為師。一時鼓動大小臣工民庶，僧尼道俗，都來瞻仰敬禮。梵志洋洋得意遂原。且莫說投教拜門的接踵，只說饋金獻幣的填門。後有誇梵志得時、又悲他未能證道七言四句。詩曰：

論道非難體道難，得時正好證三三。

想因未諳玄玄理，空負當年郊外壇。

按下東印度王師事梵志不提。且說尊者度了家僧師徒，要趨路前行，家僧道：「前去三十里便是勢裡，這裡中富貴之家不少。聞日前經過的僧道，俱到通神廟住幾日，講經論道，師父必須去隨緣一遇。」尊者道：「出家人隨路遇緣，不當預設何處。」家僧口雖答應，心裡只要往通神廟去。元通也只得隨走。

到得勢裡村口，妙虛早已迎接，說道：「久已知這位師父同家僧老施主到來，小僧有失遠接。」說罷，看著尊者不言，暗想：「這個老師父從何處來，怎我便不先知？」乃問家僧：「這老師父從何處來？」家僧道：「同來的便是這位師尊。」妙虛疑道：「小僧因何不知？」進得廟中，再敘來歷。妙虛一面獻齋，一面恭敬家僧與尊者，禮貌甚隆，哪裡簡略。元通乃忖道：「人言此僧勢利，僧豈勢利？人有取世的勢利，比如天地生物，載者培，傾者覆。即人之養嘉禾、去稂莠，理之自然。吾等莊嚴，不同凡俗體貌，自爾起人之敬。」元通私自忖度，尊者見了他思思想想，乃微微笑道：「徒弟動了妄想，妙虛師遠事且知，難道近事不知也。」妙虛聽了，乃稽首問道：「老師父，弟子先知，何不知師來歷？今乃知師天人佛也。元通師兄私議非妄，委實是天地間一派正理。」乃向家僧說道：「小僧向來原不以勢利待人，實欲人自警省，把生人事業，努力向上做一番，莫要使人以勢利加我，亦勸化世情耳。」家僧聽了，乃向尊者問道：「妙虛之言，老師尊信其是否？」尊者答道：「出家人自有真知。」妙虛拜謝，方才認尊者天人，以師禮稱拜。

正說間，只見妙虛忽然道：「弟子失陪，廟外一品、百萬來也。」忙出迎接。家僧乃問尊者：「妙虛百事先知，如何師尊來便不知？」尊者道：「他亦知我，只是我在汝家，汝說他有先知，我便示他一個無始有的道理，他便不知也。」家僧聽了不解。尊者道：「汝若不解。」便把幾上香丁一把，不知其數，遞與家僧，說：「妙虛進來時，汝將此香暗令他射猜。」家僧依言，只見妙虛迎接一品、百萬入得堂來，與尊者各相敘禮畢，家僧便把手中香丁與妙虛猜。妙虛笑道：「此香丁也。」家僧道：「既是香丁，卻有多少數？」妙虛不能猜，口中渾答。家僧乃向尊者拜謝道：「妙虛先知，弟子解也。」一品與百萬聽了，乃問家僧：「你解的卻是甚理？」家僧乃向他二老說道：「解的是無始有的理。」卻是怎麼無始有，下回自曉。